

2401



貴州文史資料選編

第三十四輯

92



贵阳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十四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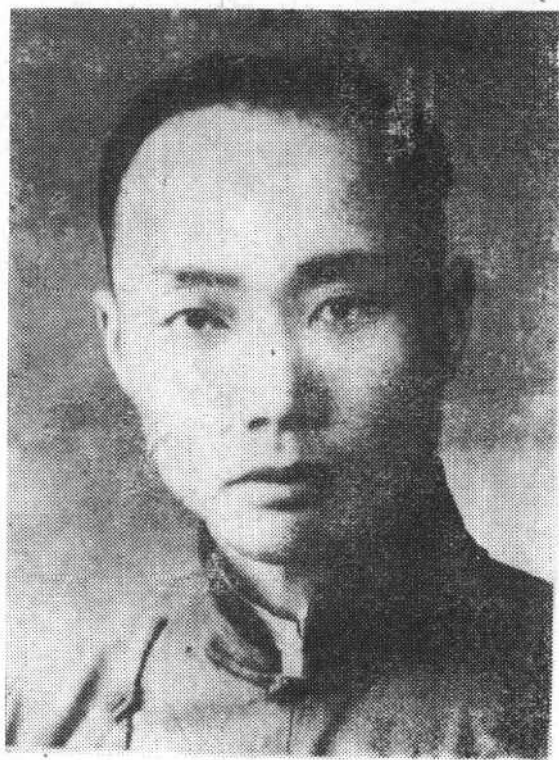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阳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2年 2月 20日

EA30/03
主 编 章德华

编 审 朱崇演 袁伯康 黄鹤普

责任编辑 张建军 卓建安



程剛烈士遺像

目 录

朱总司令对卢煮的关怀·····	周本渊	(1)
策动川黔两省参加北伐的回忆·····	张任民	(4)
周素园先生参加国民参政会·····	刘裕远	(17)
贵州旅京同乡会的成立和夭亡·····	黄家骥	(19)
“贵州宪政协会”侧记·····	黄 炜	(28)
回忆我青年时代的老师和朋友·····	曾庆祥	(36)
抗战时期的大夏大学附属中学·····	吴照恩	(45)
抗战时期的贵州军粮·····	段 纬	(55)
“民间剧队”在贵阳·····	孙 仲	(59)
报人生涯·····	郭承才	(67)
贵阳市区民代表会的活动情况·····	张文骏	(77)
担任贵阳市区民代表的回忆·····	王 伦	(81)
竞选贵阳市参议员的一段经历·····	袁啸声	(85)
我参加渔会和竞选贵阳市参议员·····	罗克荣	(89)
贵阳市参议会亲历记·····	徐廷栋	(93)
参加省参议会的点滴回忆·····	蒙 昭	(101)
我竞选省参议员·····	石 仁	(106)
从事进步活动的市参议员程刚·····	杜松竹	(115)
我在贵阳市参议会放了一炮·····	张星槎	(120)
贵筑县参议会·····	罗浮仙	(125)

我参加贵阳市工会竞选“国大代表”	龚焕章	(130)
省农会的“国大代表”选举	郑培泽	(135)
我参加教育界竞选“国大代表”	钱安毅	(137)
竞选贵州省妇女“国大代表”的回顾	李崇惠	(139)
竞选妇女“国大代表”的回忆	赵一琴	(144)
我在铜仁主持竞选“国大代表”	杨干民	(148)
我当选“国大代表”的前前后后	彭晓甫	(156)
我在独山县参加“国大代表”竞选的经过	莫健	(165)
竞选“国大代表”的一桩政治交易	黄在之	(174)
平塘县竞选“国大代表”的一段往事	孙钟逊	(180)
惠水县选举“国大代表”经过	王品崇	(187)
清镇县选举“国大代表”的情况	朱贤礼	(192)
贵州省竞选“国大代表”、立法委员侧记	杜松竹	(195)
回忆选举监察委员	蒋相浦	(205)
台湾1989年选举见闻	余弛	(209)
编后		(213)

朱总司令对卢焘的关怀

周 本 渊

一

1944年5月，重庆中外记者为了打破国民党当局对陕甘宁边区的新闻封锁，为了有利于国共合作，有利于团结抗战，曾组织“中外记者参观团”到延安参观访问。记者参观团由21人组成，外国记者中有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法新社和《人道报》的记者；中国记者中有《大公报》、《新民报》、《时事新报》、《国民公报》、《商务日报》和国民党《中央日报》、《扫荡报》、中央通讯社记者，以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组织部、国际宣传处的人员。那时，我是重庆《国民公报》采访主任，记者团团员之一（按：本刊第四辑，卢慈仪：《先父卢焘事略》文中，误为《中央日报》记者）。

6月，记者团在延安，受到中共中央、十八集团军，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热烈欢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接见了记者团全体成员，详细介绍了解放区各方面的情况，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事务上的态度和国内问题的立场、政策。特别是毛泽东主席接见记者团发表的重要讲话和周恩来副主席单独接见每个记者的谈话，都阐述了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分析和态度，希望国共合作，一致对外，获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历史证明，国共合作的方针是正确的。当时在国共合作下，举国一致，团结抗战，终于取得抗战胜利。

回顾这一历史事实，对于当前促进第三次国共合作，实现祖国统一，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二

在十八集团军接见记者团的一天，我见到了朱德总司令。会见时我向朱总司令问好，致敬，他听到我的四川口音，很亲切、和蔼地问我哪里人？我答：“原籍贵州。”接着，朱总司令就和我进行了一段谈话。

“你是贵州人，知道有个卢焘吗？”朱总问。

“知道。”我答。

“他的情况怎样？”

“他现在贵阳郊外小宅吉居住，和我岳父是好友，又是邻居，算是我的长辈。总司令，你和卢焘很相识？”

“呃！早年在云南讲武学堂是同学。”朱总司令接着说：“卢焘是国民党正直的革命军人，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国民党太对不住他了，你见着他的时候代我问候他。”

是年8月，我休假去贵阳，在我岳父孙竹孙家中见着卢老，转达了朱总司令要我代为问候的口信。卢老非常感谢朱总司令对他的关怀。在几天的接触中，卢老要我摆谈在延安参观访问的情况，还看了我写的延安归来的报道，他对于中国共产党在前方领导抗日战争，在解放区开展生产建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非常称赞。他连连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进行的革命事业，真是

了不起，令人钦佩！”

三

卢焘早年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辛亥革命，曾任黔军总司令、贵州省长，继受孙中山先生聘为大本营军事顾问、高级参谋，积极参加北伐。抗日战争爆发，他组织“贵州抗日救国军”，担任总司令，坚决抗日，并汇寄巨款，亲赴前方，支援、慰问抗日将士。他关心国事，对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抱同情态度，并主张国共合作，和平解决两党争端，达到全国和平统一。贵阳解放前夕，各界人士组织临时治安委员会，公推卢老出任主任委员，主持、领导维持地方治安，迎接解放。国民党反动派把他视为眼中钉，在敌人狼狽逃窜之际，竟对卢老残酷下毒手，被特务头子、刽子手刘伯龙杀害。真是“国民党太对不住他了！”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南下时，朱总司令曾经对人民解放军西南军事联络员陈又新同志说过：“贵阳解放后，你到贵阳时首先代表我第一个去拜访卢焘先生，代我向他问好，今后有关贵州及西南各省事务，可多与卢焘先生商量。”（注）“又一次体现了朱总司令对卢老的关怀。谁知，人民解放军即将抵达贵阳时，卢老已不幸遇难了！”

朱总司令获悉卢老惨遭毒手，从北京发出唁电，表示“无任痛悼”！

卢老遇难已40多年了！人们仍时刻在缅怀他。

注 引自《贵阳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卢慈仪：《先父卢焘事略》一文

策动川黔两省参加北伐的回忆

张任民

“雄犬无惊惊有方，故人原自异寻常；桃源何必知秦汉，喜见旌坊到贵阳。”

这首小诗，是我在民国10年（1921年）9月第一次由广西赴贵州，往访当时的黔军总司令兼贵州省长卢焘（寿慈）先生，在龙里县至贵阳途中的旧作。

由龙里至贵阳，约距120华里，沿途忠孝节义的石牌坊，矗立在官驿大道上，不下百数十座，睹此景物，可想见黔省人民风俗敦厚民性淳良。鼎革以迁，贵州内部虽经过两三次内争，但结果却推出一位广西籍的卢焘先生出来作领袖，统一军民两政，排难解纷，省刑薄税，一意與民更始。卢氏原为我的旧友，同盟会会员，生平对人对事极为负责，且持躬清廉，故深得黔人爱戴。早年的何应钦曾充任卢氏幕僚长。

出使川黔由港赴沪

民10年陆荣廷在广东失败退回广西后，野心未泯，仍勾结北洋军阀，欲再图粤，掀起了粤桂之战。结果，桂军大败，广西被粤滇黔赣各军攻入，是为民十之乱。广西的军事既告崩溃，省内失去军政重心，散兵土匪，遍地皆是，人民水深火热，无以为生。我当时为了收拾危局，遂决计径赴贵州与卢焘洽商善后之计，卢氏当时亦颇有意率军回桂救乡靖

乱，曾电请李烈钧先生将此意言于孙总理。嗣因陈炯明别有用心，多方阻止，事遂不果。那次我在贵阳耽延两月，下榻于卢氏公馆。当时黔省治安甚好，虽地方贫瘠，但人民安居乐业。据卢氏向我谈及，他做了两年多的贵州军政长官，从未杀过一个匪盗。至于当时环绕贵州的几个邻省如川、湘、桂等，则无不战乱频仍，烽火不息。故我当时之视贵州，真有世外桃源之感。不料到了民国15年，国民革命军北伐之顷，凭着人事财源与保定军校同学关系，我又奉派出使川黔，做了国民政府的说客。民国15年(1926年)春，两广已完全统一，而在湘南拥有实力的唐生智，亦经李宗仁、白崇禧拉拢，投入广东革命阵营，被委为第8军军长。是年3月初，我即伴同李宗仁到了广州，那时李氏是广西军务督办，又是国民革命军第7军军长。当时唐生智在湘南起义后，连战不利，正坚守衡阳待援，第7军的先遣部队，已进入湘境。李宗仁到广州，第一是参加北伐会议；第二是向国民政府要求拨发饷弹。是时国府主席是谭延闿，革命军总司令为蒋介石。北伐会议后，除军事部署作出决定外，同时对西南各省亦决定派出适宜人选为国府代表，分别前往说服各省当道，策动起义。惟对派遣采取秘密方式，我因获李宗仁之推荐，奉派出使四川与贵州两省，策动响应北伐壮举。

4月初，李宗仁在穗领得枪弹40万发，银毫20万元，即迳返广西，准备率师大举入湘。我因另有任务，留穗待命出发，并决定先由香港乘轮赴上海，再行间道秘密入川转黔。临行之日，谭、蒋两公特别约见，并交由彼两人具名之私函于余，皆为托我转交川黔两省之军政要人。犹忆蒋先生当年英姿焕发，满怀信念，曾面语我云：“任民兄！你这次赴川黔

的使命完成之日，恐怕我们已到达武汉了。”谭、蒋二公于殷殷相嘱之余，并约往大本营午饭为我饯行，参加午餐的除谭、蒋外，尚有古应芬、孙科诸氏。席间谈笑至欢。行前并致送旅费港币1000元，当时物价甚平，数不为少。当夜我即由穗搭轮到香港，候船赴沪。

川军内战妙不可言

当我抵达上海时，革命军尚在湘南作战，吴佩孚与孙传芳之大部军力，已集结长江一带，警戒森严。我在上海租界里耽了几天，不便公开露面，幸得友人暗中迺护，乔装买舟，溯江西上，往武汉过宜昌，潜抵重庆。因沿江交通不便，抵渝时，已是5月初。彼时北伐军事，非常顺利，第4军将攻抵武汉外围。四川方面军政要人，除刘文辉在成都外，其余如邓锡侯、田頌尧、刘湘、刘存厚等人，都在重庆。我初次入川，首先要拜访的对象是吕超（汉群），他是我们保定同学中发迹最早的一个，民国2年他就做了川军总司令。我在上海有信给他，告以即将西来，所以我在重庆登岸觅得一家旅店住下后，即请旅店伙计持便函去吕府通知。吕超接函后，立即派阎崇偕（阎氏为保定一期同学）先亲访我。阎为贵州修文人，性格爽朗，对人坦诚，曾任川军熊克武部旅长。他一跑进旅店，彼此欢握道故，闭门恳谈。阎说：“任民兄！你未抵重庆时，吕汉群兄即曾和我密谈过，我们都认为你这次入川，必定失望，但也不至完全失败。”

我说：“是否无法说服那些实力派呢！”

阎说：“你要知道，四川是个天府之国，出产丰饶，财赋充足，握有军政大权的要人，大多自私自利，只求割据自

雄，并无向外发展之念。尤其这几年来，把所有北方军队及滇黔军队送出川境后，虽常自相火并，不过是兄弟阋墙，外御其侮，在我们这班同学中，最奇怪的也可说是最文明的打仗，莫过于川军的内战。比方：双方的军队已在重庆或成都的外围打得炮火连天，而双方的主将，却有时仍在一张桌上打麻将，双方作战人员可以彼此跑到牌桌边来向各人的长官报告战况，真是亘古未有的妙事！如果麻将还未打完，战败的人，可以起身把牌一推，对战胜的人道：‘老子吃亏了，暂时离开这里，让你们快活快活，休息一下，再来算帐。任氏兄！你看他们这样打仗，岂非等同儿戏！虽然牌局散了，大家仍旧拉手送客。战胜的一方还命令部下要为了保护战败者家属，若有父母长辈的，战胜者还亲到战败者家中向老人慰问候安，大呼老伯不止，按月送钱送礼，可谓情谊周致。所以四川的内战虽然打来打去，都是自家人，他们谁也没有向外发展的念头。”

我听了阎兄这一席闻所未闻的妙论，一时无话可说。邓锡侯、刘文辉、田頌尧等都是我在保定的同学，真想不到他们会在自己的家乡，都能如此这般的搞法，还有什么好说呢！

阎氏又接着说：“任民兄！我看他们这几位对广东的国民政府，绝不会有信心，所以老兄此来想说服他们参加革命军，会师武汉，也绝对不会成功。但他们都很聪明，他们的眼光既现实、又势利，对于老兄们这班广西同学，也相当佩服，如今两广的革命声威，虽然已使他们有所震慑，但他们暂时只会观望，决不会出兵响应，等到形势变化，不愁他们不来投机，如果革命军真的把武汉攻下了，到时他们自会改换旗帜，通电拥护。据我看，他们是会敷衍你的，出兵响

应是谈不到的！”

我说：“老兄的话，句句却是知己知彼，千真万确的，令人顿开茅塞，不过我奉派远道而来，总不能不表达我的任务，掉头就走啊！请教老兄，要如何进行才好呢？”

阎说“任民兄还是去请教一下汉群兄，再作计较吧！好在汉群兄今晚已准备请你便饭，并托我来面邀，时间已经不早，不如洗把脸，我陪你去。”

于是，我略为收拾便和阎兄乘轿而往，约模行了半小时，到了吕公馆。我与吕超晤面，至为欢洽，吕氏甚关心两广情况，我们促膝倾诉，无所不谈，待开饭时，已是夜幕深垂了。

饭后，吕超对我说：“任民！我现在替你约晋康、颂尧来此先谈谈如何？”我说：“不大好吧！行客要拜坐客，大家虽是同学，我应当先去拜候他们才合道理。”吕说：“也好，我且先打个电话通知他们，说你来了，要去拜候他们，请他们约个时间，免得彼此不碰头。”我说：“这太麻烦了。”此时吕超已拿起电话先和邓锡侯通话，邓在电话里向吕超说：“任民兄来了么，这好极了，就请他明天下午七点钟到舍下来便饭，我并约颂尧来一同见面，请你也同来欢聚一下吧。”

吕超打完电话，我稍坐片刻，便告辞回旅店，吕超还一再叮嘱我，叫我明天会见邓锡侯时，有话不妨尽量说，不必有顾虑。

既未失望也未成功

第二天午后7时，我与吕超、阎崇阶两位分乘三辆轿子赴邓公馆，田颂尧、刘存厚及邓锡侯同出相迎，彼此见面，

状至慰快。（编者按：原文作者叙述了宴会后作者向邓、田、刘等作说服工作的发言，从略）。

我说了一大篇话之后，主人邓锡侯接着发言了，他说：

“刚才张代表任民兄所说的，都是事实，我们四川军民都义不容辞，应当拥护国民政府，奉行国父主义，如今革命军的力量已到了长江，进展甚速，我们本应及时行动，以配合革命军的需要，不过四川因连年受滇黔两省的战争影响，一时还准备不及，但我们四川军民保证，将来始终是拥护革命的，拥护政府的。张代表因为还要到贵州，一时不能返粤复命，我们决定即日派员到武汉去向蒋总司令陈述一切……”

邓氏致辞毕，刘存厚、田頌尧都一致鼓掌赞成，也不再另外发表什么意见，当夜的会谈结果，如是而已，真如阎崇偕兄所说，我这次入川之行，既未失望，也未成功。是日因在座诸人独缺刘湘（甫澄），我曾面向邓锡侯询问刘湘近况，并以今晚未来小聚为憾。据邓说：“甫澄事务甚忙，又不喜欢应酬，他来与不来，无关紧要，你把谭蒋两公给他的函件给我转交他好了，我想他改天也会约你晤谈的。”事后，我始终怀疑，认为其中必有原因，便将此事询问阎崇偕兄，据阎兄告我，“甫澄现在虽为川中巨头之一，但因他对邓锡侯、田頌尧等保定学派成见甚深，一直面和心不和，邓这次不约他，是怕约了不来，反而不好意思。”我始恍然。直到我要离渝赴贵阳的头一天，刘湘果然单独派人来请，设宴相款，但他却遍约邓、田、刘诸氏作一次大聚会，在重庆的四川巨头，全部到齐。是日刘湘向我表示的完全和邓锡侯一般无二，似乎他们早有默契。至于坐镇成都的刘文辉，则是我在保定二期工兵科的同学，在校时与我是前后座，交情

又自不同，所以我那次也未再去成都。谭、蒋两公给他的函件，统交邓锡侯转交。

卢焘先生畅话黔局

是年5月下旬，我离渝赴贵州，吕超兄情意殷殷，并代约阎崇偕、张蕴良两兄伴我首途（张蕴良是当时贵州省长周西成派驻重庆的联络代表），在川黔道中跋涉，因有老马识途的张君相伴，一路晓行夜宿，不觉方便了许多。时值初夏，加之又无公路，唯一的交通工具便是滑杆（俗呼山轿），我们为了赶路，每副滑杆都雇用轿夫4人，轮流换班抬行，有时月色甚好，则赶行夜路。本来由重庆海棠溪出发经綦江、桐梓县到贵阳，约需12、3天，但我们兼程前进，快马加鞭，只走了9天，便抵达目的地，当时真有披星戴月之感。

我这次到贵阳，是第二次了，因事先张蕴良兄已电告袁祖铭与周西成，故我们一行抵贵阳后，即被迎入省府招待所下榻。我们到招待所不久（约午后3时），第一个来访的人便是卢焘先生。故人相见，其乐可知，谈了一些别后情形，转入正题，告以此来任务，希望他能协助我推动贵州军政人物参加北伐。此时卢焘虽已下野，但他仍是贵州军政当局的前辈，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卢氏答复我的第一句话便很干脆，他说：“要贵州部队参加北伐，绝对不成问题，你此行包你成功。”据卢氏向我指出：“贵州乃是一个先天不足贫乏省份，袁祖铭虽拥有黔军总司令的地位（吴佩孚所委任），其实力不过两万余人，省长周西成自统一军亦仅有万人，但在贵州要想凭自己养活这几万部队，已经大成问题，若想向外发展，几个邻省，实力都比贵州雄厚，正在进退两

难。何况袁祖铭为人野心甚大，头脑又极封建狂妄，他过去在四川的混乱局面中，曾经得到许多甜头，一直仍难忘染指长江富庶之区，但以师出无名，不敢妄动，他实在苦闷异常，如国民政府有命出兵的话，他是绝不会放过这一好机会的。”卢氏对于黔局洞若观火，恭聆之余，自然大喜过望。卢氏并与建约定次日便陪我同去拜访袁祖铭与周西成。

粗豪爽快的袁祖铭

袁祖铭，字鼎卿，早岁曾入贵州陆军小学第一期，并未进过保定军校，但因有“四校同学学谊”的关系，我仍尊称他为学长。是日我与卢焘由招待所步行至袁公馆，站在门口伫候的副官，老远就迎了上来，一直引我们进了客厅，袁氏已在阶前等候。袁的仪表不俗，个子虽不高，但很结实，眼细长，戴近视眼镜，唇边留有一撮胡髭，步履沉重，声音宏亮，见面握手时相当有劲。据说他的鸦片瘾甚深，但面部并无烟容。经卢焘介绍，彼此握见后，他殷勤地一直把我让进小客厅里间的鸦片烟榻畔要我坐下，并要我先尝一两口，我则婉辞，声明从未烧过烟，请他原谅。袁亦不相强，即在小客厅分宾主坐下。我因胸有成竹，略事寒暄，即掏出谭、蒋两公函件，当面递交。袁接函后，显出十分慎重的神态，将两函详阅一过，我乃乘机陈述此次来黔使命。袁为人确实相当粗豪爽快，他声若洪钟，向我说道：

“张代表！革命军这次北伐，是必定成功的。你想，从前护国之役，只是我们云南贵州广西三省同心发难干起来，即把老袁干倒了。现在是以广东湖南广西三省来干，广东湖南，钱多人多，较之我们以前要强得多了。况且当事人物又